

日出前的故事

原创 忍冬自选集 忍冬自选集

2020-10-06

22:10

20

失眠是飘窗上穿梭来去的蚂蚁，抚过也只有酥酥麻麻的难受，我伸出拇指碾死一只，黑色的夜顺着胸腹蔓延开来。

凌晨四点，起身，世界是轻微的鼾声，划开手机打车，电子屏幕的荧光又变成红色的计价表滴滴答答闪在脸上，去哪儿？正大外滩，不好，看不到——挡住了。外白渡桥？好，外白渡桥。

长大后便可以将手伸出车窗外，没有大人搬出断手的恐吓，晚风绕指而过，吹到浦西是褐棕与靛青。高架上有水滴下，砸到地面湿漉漉一片，年代感的降落。

做计程车总像在做梦，或者总梦到做计程车，翻聊天记录翻到年初做的梦，两月份的我写下：“这个梦重重叠叠的，很复杂，像王家卫的电影。我梦见她患病，于是我就坐在出租车上往虹桥高铁。夕阳打在玻璃窗上洒了一地，金棕色夹杂的那种调调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走，买不买的到票，预感她也活不了几天，问我怕不怕被传染，我说不怕的。梦就在我坐着车摇摇摆摆向前一种期许中结束了。”

梦停住，下车，外白渡桥空空荡荡，桥身在明黄的月光下像象牙。我翻过栏杆，感受到夜巡交警防备的目光。晦暗的天色只是有些突兀的亮起，远方的陆家嘴还在沉睡，飞鸟停在水库的照明灯上，明了又暗，水面波纹上的火焰点燃又熄灭。

没有人吗？我环顾四周，只有年过半百的老大爷拿着三脚架和相机走过，风吹着影子，我的包里也只有一本堂吉珂德。

我离开了外白渡桥，沿着阶梯下到外滩，圆形的观景台，许多身着风衣的捧着相机的老年摄影师一同回头，我愣住，原来都在这儿，于是自己也挑个位置，左右都是黑漆漆的相机，我觉得很适意。天空已开始泛黄，却要拍了照才意识到，我撑着脑袋在一群相机中，陷入了漫无目的的思索。

一大声吼叫把我从思绪中扯出来。十秒，二十秒，我等着，整整一分钟吼叫才停止。我回头看，一个模糊的女人影子在做着早操，是她吼的吗？怎么会有人能...

我的思绪又被另一声低沉的吼叫打断，这声吼叫持续时间短，却十分强有力。

过一会我才缓缓离开观景台，寻着声往身后纪念碑下的下凹园坛看去。园坛很深，周围有一圈修建整齐的灌木丛，我要踮起脚站在灌木丛外一圈倾斜的斜坡上往下看，才能看到园坛里的一星半点。

我踮起脚，牟足了劲瞅一眼，差点栽进花丛里。

我看到一个穿着蓝色羽绒服的人手脚并用，撅起屁股，从园坛的斜坡上爬了下去。

这是什么？抑制不住的就要笑起来，转头跟父亲说，这人在练什么蛤蟆功，父亲伸手指向下，看，还有个蛤蟆小弟。我往下看，果不其然，另一个灰色身影以同样诡异的姿势往下挪。

我蹲在地上，笑得眼泪都要出来。

左边爆发出比我更响的笑声，我抬头看，三个年轻网红和她们的摄影师前仰后合，青白的腿，黑色马丁靴，格子西装，和亚麻色头发一起笑了。笑完才开始拍照，拎起包，铁色的链子，叽叽喳喳，捂嘴，定格时眼睛大得好像背后的东方明珠。

我又往下看，蛤蟆小弟在练单手倒立，衣摆打到脸上。

天色好像又亮了许多，我指着暖橘的光晕，问这是日出吗？旁边的上海大叔隔着黑色的冲锋衣回答我，还有好久呢。还有好久？要到六点嘞。那还有十五分钟。是，十五分钟，不过有没有还说不定，我每天都等，运气好就有。

今天看得到吗？我有些惆怅和气馁，天气这样冷，想吃一笼热乎乎的小笼包...还是再等等。

背后的蛤蟆大师和小弟热身完毕，开始了训练。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报，今天，中央常务委员会...”

上海大叔瞥一眼斜坡，“这人脑子有问题的。”哦？我看向他，询问的眼神。这一带奇人很多的，诶，播广播，每天早上都来。每天早上？是的呀每天早上，前几天还有那个升国旗的晓得伐，神经病的，自己带一个国旗来升的，还吹个喇叭，我给你看照片喏。

他低下头找照片，我客套的笑笑，身后的蛤蟆大师广播完毕了，开始唱歌“山旦旦的那个开花哟...”我抬头，天空已经是蔚蓝色，太阳却还是不见踪影，或者那抹亮色就已经是太阳。

旁边簇在一起的老大爷边抽烟边说笑，北京大学？那都是我小时候玩的地方...

我站得有些累了，干脆坐在了斜坡上，看着一众人的背影，黑灰棕，人与相机一个颜色，唰，唰，年轻的环保工扫走我的呆滞，脚上的运动鞋颜色鲜亮，好年轻，树叶是灰色的，我盯着他向前扫，背后印着荧光的“黄埔城发”。

“今天没日出啦”上海大叔骑上单车走了，转眼间好像驾着的相机少了十几台，我眼前又空空荡荡起来，我看向父亲，他说再等等，会有日出的，要十分的光芒万丈。

我看向前方磨磨蹭蹭的光，好像莫奈的画里一样隔一层蓝黄加灰的色调，会出来吗？

蛤蟆大师消失了，蛤蟆小弟一个人蹲在地上，瞧着眼前的柱子。

行人开始多了起来，穿着背心跑得气喘吁吁的男人请求我帮他拍照，一队网红拍够了照片，也已经离去，一双骑着自行车蹭过我耳边，她女儿在哪里上学啊，格致呢，格致中学啊...声音由小到大，再由大到小...

我心里忽然一阵烦闷，我看完了，日出算是看完了，这已经不错了。转身要走，走到一半却被拉住，父亲叫我回头。

金色的光铺满了我的眼皮。

初出的太阳似乎可以直视，我忍着双眼的剧痛，睁大眼睛向前走去，一瞬间要留下泪水，我看到黑塞笔下的自然，看到亚里士多德说艺术是如何模仿的自然，自然，这种力量强大到我几乎要留下泪水，金色，金色，万丈光芒。

我转身离开。

初日照耀到的地方闪着余晖，我的眼睛适应不了背阳的阴影，眯了起来。我像所有落魄的艺术家一样，失眠，口涩，头发不清洁，耳边是蛤蟆小弟又发出一声长长的吼叫，我转身离开。

太阳在我身后升起来了。

